



春天的欣喜和悲伤

魏芳芳

前几日一直阴天，有时下雨，雾蒙蒙的，像秋冬之交的气象，阴郁，低沉。但只要走出去，立刻会感受到令人欣喜的气息，那是早春独有的，从旧年衰败中重新出发的生命力量。

中雨过后，我决定向南远足，去看看四里开外的老樱桃开花没有，樱桃树的花色跟这天空一样，残雪似的，因为早，格外地令人期待。

路上无意中摸进了一个如荒原般的野地。小河边环绕的野地里，枯草点缀着斑驳的新绿，那是野豌豆、大蓟、三叶草和野老鹳草织染的。水杉林竟然还是初冬时的一身深红，将天空中灰白的雨云映得发亮，也将我喜悦的心擦得闪闪发光。不过相隔两公里，常去的北面运河边，水杉早已落尽残叶，完全袒露着稀疏笔直的枝干，树上三家鸟巢历历在梢。柳树也只鼓了点小米粒大小的芽苞，而这里柳梢已经飞上了新花，鹅黄绿的柳叶儿和半开的柳穗悠悠荡荡，像极了一只只飞舞的蜜蜂。

河汉的水蓝中带绿，一眼能看到底。岸边有成片新发的细茅草，俯身看，突然扑棱起一只蓝中带着

白羽的中型水鸟，吓得我差点栽入水中。

它喷张着翅膀和羽毛，看起来体量不小，并不是飞，而是贴着水面高速奔跑，嗖嗖嗖，两条飞毛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打着水面，仿佛神枪手发射的子弹，哗哗哗，哗哗哗，飞溅一连串晶亮急促的水花，又仿佛谁在水下埋伏了一行炸药，燃烧的引信瞬间全部点爆，四溅的水花以一条枪膛般流畅的曲线一直飞速延伸到转弯处。我目瞪口呆，除了它蹬踏出急促的水声，竟然忘记了它是否是一边惊叫一边狂奔的。

涟漪退去，水面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，倒影着河岸的水杉。这是只小水鸟，从哪里惊起，又潜藏到哪里，我茫然无所知。

它像突然而至的美好句子，在脑海刹那闪过就消失了，我记不下来。但那美好带着令人目眩神移的醉意划过心头。

河边小埂上宿根马兰头发了新叶，其中簇生着一种纤细如发的草，一看就是从冬天熬过来的，紫红中泛着幽蓝。手指轻触，不是禾本坚韧的叶片，虽然尖利，却是肉

质，像韭叶。扯了一片尝尝，是葱的味道。葱叶一般中空，它却是实心，三棱，像蒜。莫不是小根蒜？我用刀试着挖下去，拔出来断了一半，浓郁的香气喷涌而出。再挖，下面是圆滚滚的小球茎，汁水丰足，阳光下雪白透亮，像颗硕大的珍珠。

挖几棵回家炒鸡蛋尝尝，味道比葱更柔和，又甘甜，又有野地里春的鲜气。

小根蒜有个很古典的名字“薤白”，念起来天朗气清，但汉代《薤露》诗却是一首挽歌。“薤上露，何易晞，露晞明朝还落复，人死一去何日归？”纤纤薤叶，微小露滴，激发了古人这么大的哀伤，真是令它始料未及。

在荒地的的另一处水边，草地枯黄得令人生疑，好像冬天还赖着不走。小河边，水柳飘荡着开花的枝条，树下几丛碧绿的薤白，被斜阳照得金光灿灿，茸茸可爱。我并不想挖走它，知道它是薤白，虽不珍稀，古老的野生种群能在繁华的城市边缘存活，多么不易。蹲下来轻抚它柔嫩的新叶，恰走来一个穿橙黄工作服的老人，他背着打药



魏芳芳，笔名芳纯，作品散发于《文汇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新民晚报》《湘江文艺》等报刊。现居上海。

的塑料罐，一手拿着喷嘴，朝我喊：“不要吃，刚打了除草剂！”河边还打农药？他说老板要求的，他指了指荒地上的枯草，说都得打。难怪这块地枯草不发芽，都被药喷死了。

想到几丛小根蒜熬到春天才刚起身，又将被除草剂荼毒，我心里涌起《薤露》般的悲伤。对老人说，你知道它能吃就不要喷药嘛。他笑笑，说好，拿水冲一下就没了。

几天后再去那里，枯草地更枯了，那几簇薤白长高些，很葱茏的绿。



春山空静

黄丹丹

少女时代，因性情孤僻，我得了个“冰山”的诨名。出生在寿春城四月浩荡春风里的我，为之不悦，暗自以“春山”为名，写下许多文字。

那时候，脑海里翻涌着奇怪的念头，无人倾诉亦无处安放孤寂苦闷，惟有读与写安抚重重思虑的内心。在网络尚未兴起的年代，我用钢笔在白色的稿纸上写出淡蓝色的文字，写完后投寄到报刊、杂志与电台。黄昏，我会守着收音机的某个波段，听一位嗓音清越的主播朗读我写下的文字，那会是我一天中最安然时刻，听着自己的心声从电波那头传来，自己便有了双重身份，不仅是投递者，也是接纳者。

十七岁那年春天，一场桃花雪骤然来临，我穿着单薄的春衫独自在雪中踟蹰。在环城公园的竹林边，有位黑衣女孩撑一把透明的蓝伞朝我走来。“嗨！”她分明是在和我打招呼。我只好应了句：“嗨。”她把伞伸向我，我局促地尽力紧缩小自己，避免挨着她的手臂。她爽朗地笑着，很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我应该没认错，你是春山！”我狐惑地望着她，不知道她是从何而来的“入侵者”。我以为公园的竹林会是一处无人地，我是躲避赏雪的人群特意前往这片僻静地的，未曾想，却遇见

了主动接近我的陌生人。我有一丝不悦裸露在冻得发紫的脸上。她并不在意我的表情，不由分说地挽住我的胳膊，我随着她走出公园，走到桐城路一家简陋的照相馆。她喊出照相馆的老板，让他在室外给我们拍雪景。

我在那场春雪中受了寒，病了一场。病愈后重回校园，收到一封信。打开信，有张相片滑出来。照片上的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圆领毛衣和一条湛蓝色的牛仔裤，神情寥落地望向虚无处，很薄的一层雪覆在我周边的建筑上，几不可察。那封信里除了我的照片，还有一张印着风景画的明信片，背面，写着一行很好看的字，字下署名为“英”。

一切如梦。从春到夏，再到下一个春天，我也没能遇见那个为我撑伞，带我拍照的黑衣女孩。

飞驰的时光，将我十字打头的青春岁月，转瞬间便载往了不惑之年。当年那个敏感忧郁的女孩，已被岁月篡改成踏实理性的女子，惟有读书与写作的爱好不曾改变。年少时浪漫的情怀与毫无来由的忧伤早已成为被深埋的历史，彼时的忧郁少女与现今的历经世事的中年人，如同别离后无法相认的血亲。

今年春天，亦有春雪来袭。雪霁初晴，我主持了一个文学活动，场景被观众拍了照片、小视频发布在网络。深夜，我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收到一条留言：“冰山已消融，春山多胜事。”我心骤惊，忙回复：“英姐么？”之所以如此笃定，是有缘由的。多年前，我到早年实习的医院看望一位老师时，老师无意中说，当年我们学校的实习生，有两位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英子。我忙问，英子是我们学校哪届的？老师说她比我高两届，后来去了英国。2017年春，我在桃花潭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时，遇见一位电台节目主持人，我说，当年，他们台里有个节目，经常播我写的文章。主持人听罢反问我：“那个栏目的主持人英子就是你们学校的，后来出国了是吧？”如此说来，在我十七岁那年将我挽出竹林，拍下雪景图并寄来明信片的“英”就是当年在电台担任业余节目主持人，朗诵我文章的英子咯？并且，她还是我的师姐！

公众号里，还未等到对方回复，我又追加了一条留言，是当年“英”在明信片上写的那行字：“我总是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人，和我是个不一样的人。”留言发送后，我



黄丹丹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文学院签约作家。发表小说、散文、诗歌等数百万字。出版小说集《孤城》《别说你爱我》、散文集《应知不染心》《一脉花香》等。现居安徽寿县。

坐在书房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我翻出老照片，也翻出了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，我觅着了那个在过去时光里孤独流浪的女孩，那个每逢过生日便会觉得愈加孤独与苦闷的女孩，我看着她，在每一年的生日晨，用一只崭新的口红在镜子上写满字……

直到此刻，在我留言发出六天后，我还没有收到她的回复。我点开公众号里关注我的人的信息，我笃定是“英”这位关注者，头像是一张写满字的镜子的图片。她就是那个在镜子前写字的人，即便隐而未见，我也确信。因为，我也相信“世界上有一个人，和我不一样的人”。